

卷二十

書名 文選三十卷 朝鮮刊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二十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8
 編號 D7811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文選三十卷 朝鮮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京都上

班孟堅西都賦一首

賦甲

東都賦一首

張平子西京賦一首

兩都賦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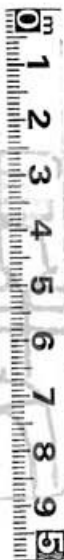
班孟堅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君德不都長安固作兩都賦以諷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不定之辭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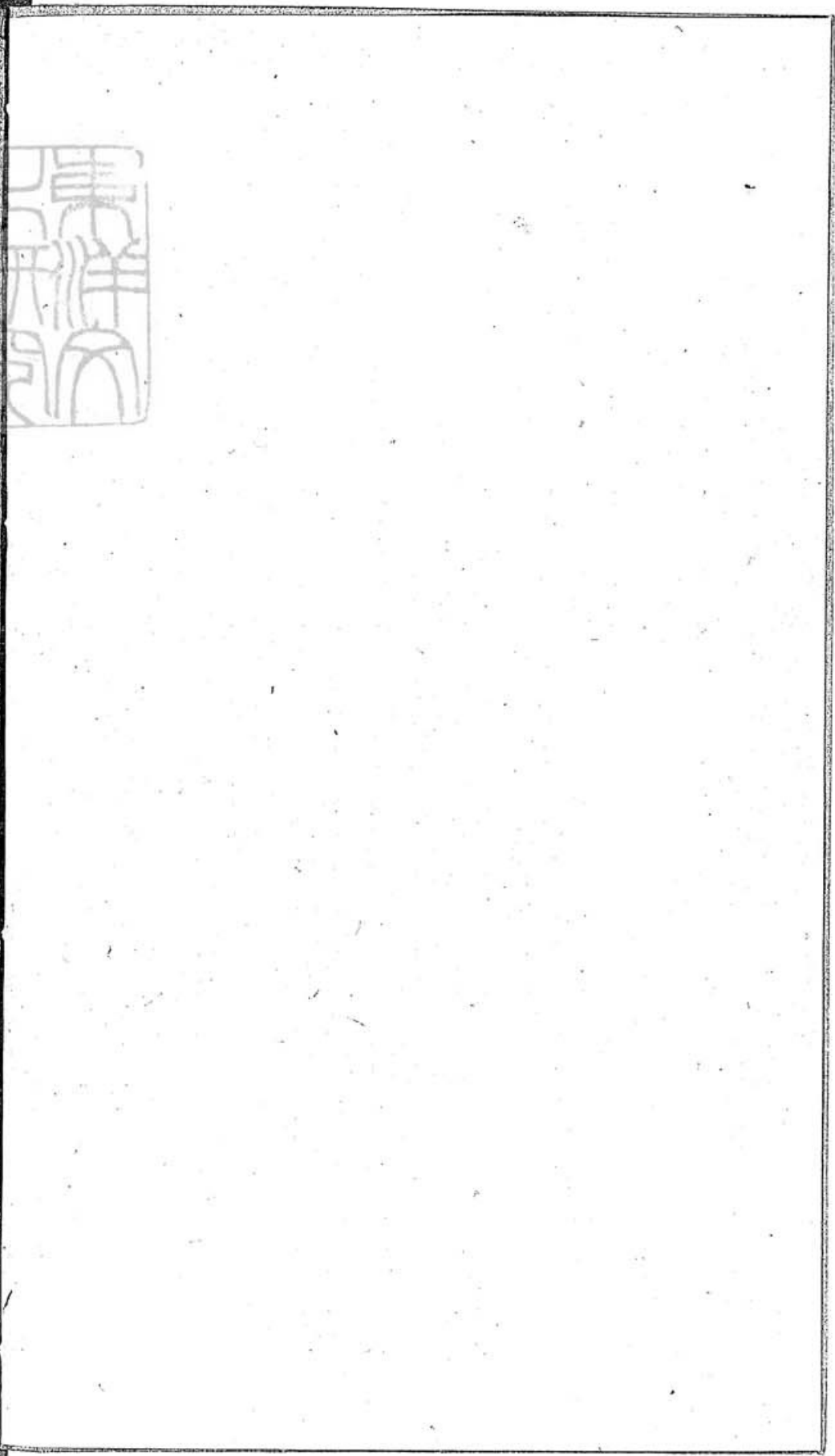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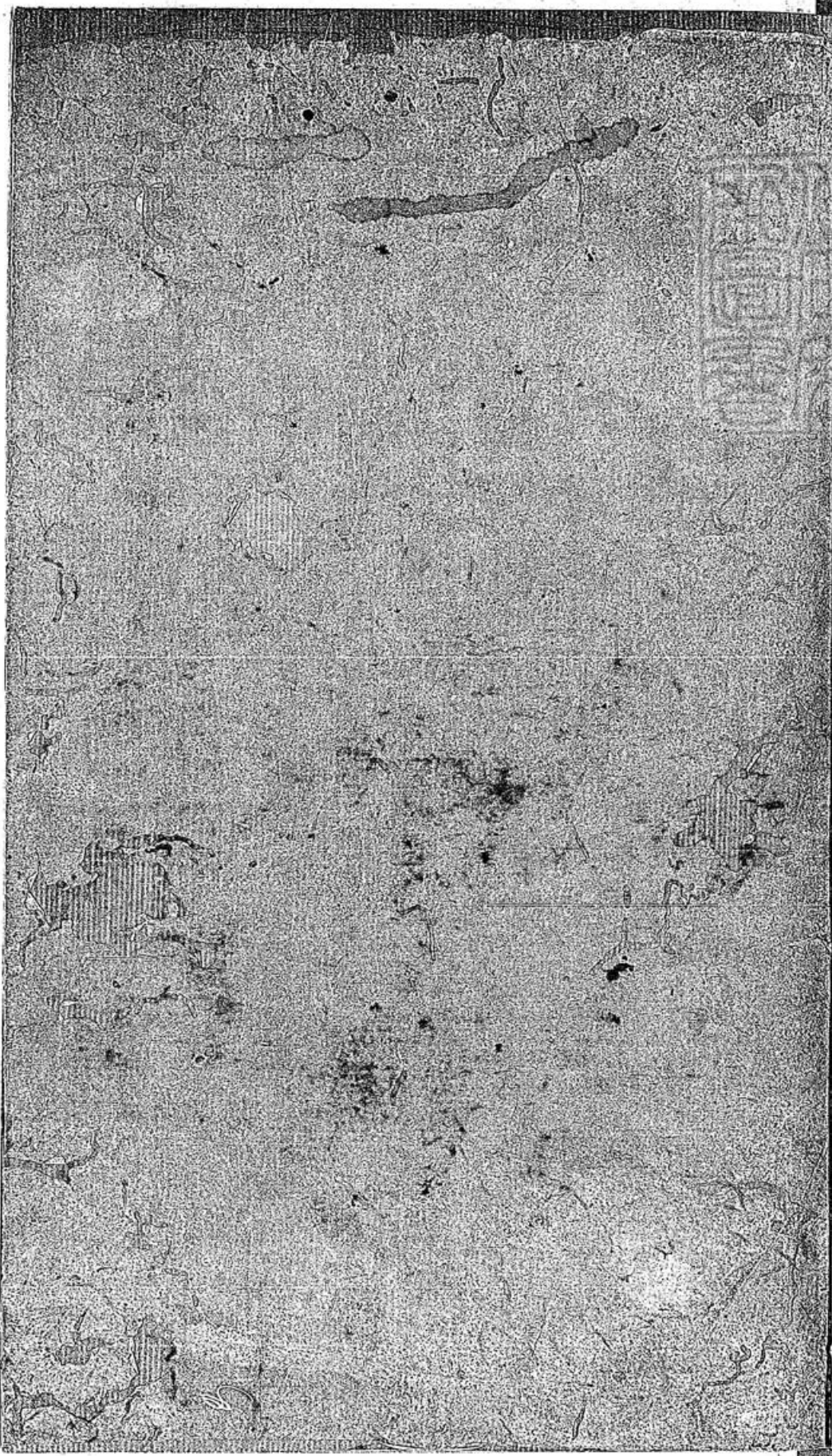
2853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長



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注

上書

李斯上秦始皇書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於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任彦升奉荅七夕詩啓一首

啓

六

彈事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謝奪禮啓一首

任彥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楊德祖答臨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牋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

首

任彥升到太司馬記室牋

勸今上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秋

良曰史記云李斯楚上蔡人也西說

秦王拜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

以作既渠已而詐覺秦之大臣皆言

乃上游間耳請一切逐客之令復斯官後

府

若皇帝以新為丞相及二世信趙高之譜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鉞曰吏者昔者

穆公求士賢才也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

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邛豹公孫支於晉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

遂霸西戎國名產生也孝公用商鞅兩於之法

向日公孫鞅衛人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

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

里至今治彊之治國因此而彊惠王用張

儀之計良曰秦至惠王始拔三川之地西并

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

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

容子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鉞曰拔除也上

地多名包兼也九夷蠻夷通稱鄢郢楚都也成

為衡之計散敗之而不得合也施惠也昭王得

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鸞食諸

侯使蔡成帝業向曰范雎魏人也穰侯魏冉

之用事者也杜塞此上四君皆以容之功瞻

也言如蠶之食葉此上四君皆以容之功

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踈士

正



宗

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和氏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鯨河徒之鼓濟曰和氏寶則下和之也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此數寶者秦不生焉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匹生然後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駛決是啼不實外廐汗南金錫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良曰犀角象牙也駛既良馬名可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

山

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元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編古者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飾充滿陳列也以宛珠飾簪傳璣而隨俗雅化飾珥珥瑞也編繒帛也出阿縣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向曰雅化則雅窈窕美觀也夫擊甕扣缶彈箏搏解而歌鳴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翰曰甕及鞞也以節樂搏擊也解鄭衛桑閒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銑曰桑閒地名而鄭衛桑閒之樂皆淫樂也韶虞舜樂武象周樂也今奔擊甕而就鄭衛遺彈箏而取韶虞者是伺也快意之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

洞

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可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濟曰：跨，據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良曰：率土之內皆為王臣，何四方異於中？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衆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銑曰：黜首，民也。業，事也。

春

也。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莫是不入秦。良曰：言雖裹足，以欲游秦而不得入，此所謂籍寇兵而資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濟曰：漢書云：鄒陽，齊人也。仕吳王。漢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之。其事尚隱，故不欲指斥言之。故先引秦為喻，因言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致其意焉。

禪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

犯兵加胡越良曰曲臺秦所居宮名懸衡懸

之國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容兵

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銑曰晚節末路謂

陽秦所都也何則向曰設列郡不相親萬室

不相救也翰曰言苦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

覆飛鳥下不見伏兔濟曰胡即匈奴也言胡

鳥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

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良曰輦車運輦之車

不絕於道此假言與與諸國并力為漢所拒

成說諸國之心不齊必無何則疆趙責於河

間銑曰趙幽王為高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

河間之地責求也趙大國故云疆也復還六齊

望於惠后向曰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呂后

而得免至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於齊將間

此六王之為膠西王賢為淄川王稚渠為膠

盧博翰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

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乃以城陽郡王章

顧念而思之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齊曰文

南厲王不軌遷而失國乃立厲王三子於海

南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言

寺

什

三子皆望墳墓思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
 其父見遷殺之
 專良曰言諸國皆有私怨不為吳也今大王
 不憂其言不可若舉兵伐漢天子來討諸國
 但有其意無敢相救蓋不能專胡馬遂進窺
 一可以明矣此陽之微言也
 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銑曰邯鄲趙都也長沙郡名還
 聚也青雒使紹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
 陽水名
 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
 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
 天王患也向曰此陽惡指斥其事因雜亂其
 而務隱其言詞矣越假比吳也輔猶拒也胡
 比趙也言吳趙欲來伐漢漢必使紹并淮陽
 之兵已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拒於趙如
 此則吳趙各深不能相濟事則必敗故為大

物

王受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
 咸集聖王砥節循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翰曰言自然相感者也驤舉也龍無翼今臣
 言翼即麟也砥節也陽將致其意也
 盡智畢議易亦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
 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齊曰
 易精思極盡謀慮也固然臣歷數王之朝背
 陋陽謙詞也裾衣裾也
 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
 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良曰言來游於
 自齊至吳度海千里也下風之行言王之故
 美行及人如風之馳下也高敬尤甚也
 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向曰忽輕也臣聞驚

至鳥累百不如一鶚向曰鶚鳥鷹之類比夫

全趙之時武力鼎士絃縣朕叢臺之下者一

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翰曰全謂未分

鼎者趙幽王反高淮南連山東之使死士盈

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濟曰死士輕義之士

南厲王長謀反廢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貴不

能安其位亦明矣良曰諸事諸貴並貴皆古

於故願大王審畫而已銑曰畫策始孝文皇帝

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向曰寒心銷

言難也不明求衣也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

東哀儀父之後翰曰天下已定文帝使東牟

兵欲誅諸王亦猶春秋襄邾儀父也邾魯國

深割嬰兒王之濟曰文帝封齊王六子為王

之言於骨壤子王與代益以淮陽良曰壤子

肉厚也陽王後嗣王揖薨徙武為嗣王也益加也

什濟北四弟於雍者豈悲象新垣等哉銑曰

也濟北王與居聞帝之代乃反使將擊之與

在自殺故謂頓也淮南王末帝弟也流徒之

劉至雍不食而死則謂因也所以然者今天

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

權易勢大臣難矣向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

勢合傷道也大臣難知
難探側也欲其戒慎
大主弗察臣恐周鼎
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
期於世矣翰曰新垣平諫言鼎在泗水中云
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
不可得前言豈非象新垣平之言周鼎終
起下言新垣過計失國亡由邪臣詐誤故陽
引此為諫言王為此謀則吳嗣必不在於世
矣過高皇帝燒棧道章邯兵不留行收
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中絕所燒之棧
道至雍以權章邯而破之兵不稽留收秦疲
也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死
其地良曰此壘上此皆國家之丕幾者也願

大王熟察之銑曰言羽等甚強盛尚見破滅
熟猶深也

於獄上書自明一首

鄒陽

向曰陽知吳不可說之從梁孝王游
陽為人忼慨不為苟合介立於羊勝
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於孝王
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上
書孝王立出之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

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白太子

畏之翰曰燕太子丹使荆軻往刺秦王使相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

之遺濟日秦使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

成故云昭王疑也是時太白食昂昂夫精誠

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良曰變動

秦昭王也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

明率從吏訊為世所疑銑曰言左右者是使

荆軻衛先生復起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

之昔者王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

極刑向曰下和得玉璞獻之趙武王武王以

於秦二世而具五刑也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

世恐遭此患也翰曰箕子見紂無道佯狂為

也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

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

心子胥鴟夷濟曰比干彊諫紂其心而觀

其屍以鴟夷之革沈之始不信乃今知之

於江鳴夷以皮作鴟形始不信乃今知之

良曰知忠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

如新傾蓋如故銑曰言人不相見自少至老

間有同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

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向曰於其為秦將

荆軻見於期曰今間秦購將軍之首金千

斤燕將何如於期曰為之奈何軻曰願得將

軍之首以獻於秦王必喜見臣臣因左手

持其袖右手其其於期從之王奢去齊之

遂自刎籍借也丹即燕太子王奢自

魏臨城自到郢以却齊而存魏齊亡入魏齊

故也義不方生以爲魏累遂自到齊兵遂却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

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

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翰曰

於天下則反覆無信於白圭戰亡六城為魏

取中山良曰白圭為中山將為亡六城中山

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入惡之

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駛快驥音啼銚

悉其讒者而轉重蘇秦而更烹駿馬名白圭顯於中

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日向

文侯不信讒者而更親何則兩主二臣剖心

析昔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義惡入

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

贖引於宋卒相中山翰曰司馬喜為宋所

王以爲相也范睢搢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

齊曰范睢為魏相魏齊之所管擊折齒摺也

賜睢得出入亡秦說秦王以爲應侯也此

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掄朋黨之私挾孤獨

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

狄蹈雍平之河徐衍負石入海向曰申徒狄諫殷不聽自

投於河水自河出為雍徐衍惡周末之亂負石投於海中不容身於世義

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之心鏡曰比周朋黨也

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繅公委之以政甯戚

飯牛於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

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

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

眾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

之說逐孔子向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去之魯用季氏

其故云聽求信子丹之計囚墨狄翰曰宋用子丹而囚繫罪

夫以孔翟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

以危濟曰宋魯竟弱故云危也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

臧而彊威宣良曰秦穆公取由余於越而岡魯公為霸主齊用越人子臧

而威主宣王所以疆盛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

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鏡曰音獨也公聽並觀言

無私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也

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未象管蔡是矣向曰丹朱堯子

而不肖也象舜弟當欲殺舜管叔蔡叔皆周

公弟也流惡言以疑周公誅之言此四

人於堯舜周公則為骨肉而今人主誠能用

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俾而三

王易為比也趙莊也俾比也三王禹湯武也

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

賢良濟曰捐弃也燕昭王屬國於子之

子之六君可奔也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

以常為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何足說也

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

何則欲善無厭也良曰紂剖比干割壞孕之

夫晉文公親其讎而疆霸諸侯齊桓公用其

仇而一匡天下公之遂文公斬其袪文公即

世用其言而免臣鄰之難遂以疆霸佐謂管

天一匡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此不可以

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

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

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

不悔於烏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向日孫

之與士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才得之三去相

而不悔知其非已罪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

相使使往迎子仲子仲與今人主誠能去驕

其妻逃去為人灌園也

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腸見情素隳肝膽

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變於士則桀之犬可
使吠堯而距隻之客可使刺由翰曰隳開也

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齊曰言苟能盡
心於人無然則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主道哉
成濟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
王將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潘
其妻子而揚其灰要離走見慶忌因以劍刺
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入於道
路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
左右先為之容也銑曰眄顧也蟠木曲木也
下也萬乘天子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
光之璧穢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

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向曰德重者人今天
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
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翰曰蒙被術
尹管仲也龍逢比干皆忠臣也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
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
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
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翰曰襲是以聖王
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
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良曰陶鈞造器者
之欲故比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

荆軻之說而已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

尚而歸以王天下銑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以遺秦寵臣中庶子

蒙嘉使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為內臣

貢職如郡縣謹斬樊於期之首及燕督亢之

地圖秦王間之喜而見軻軻以匕首適秦王

故謂竊發也周文王獵於渭之陽載太公以

歸其國陰遣卒遇若鳴鳥之秦信左右而亡

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孿之語馳

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向日拘孿淺

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日

沈溺也惟牆也妻妾所居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卓此鮑

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齊曰不

無所拘繫也騶良馬也卓餉牛馬擡也鮑焦

忿世不用採蔬於道子貢難之曰既非其世

而採其蔬乃弃蔬而上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

私汚義砥止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

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良曰惡

之名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今欲使天

也朝朝而歌無所用心故醜之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

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

則士有伏死堀巖穴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

而趨闕下哉銑曰恢廓廣大也諂進脅迫也

上書諫獵一首

司馬長卿

向曰是時天子方自擊熊
遂獸相如因上疏諫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焉獲捷言

慶忌勇期黃育輸曰孟黃夏育也臣之愚暗竊以為

久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

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

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鳥獲逢

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濟曰

軼才過於眾也駭驚也不存謂勢不可以是

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是

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軼也豈不殆哉良曰

起轂接軼有如我狄萬全無患然本非天

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

時有銜檝日渠之變銑日馳行而況乎涉豐草

騁丘墟向日豐茂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

變之意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

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

竊為陛下不取也輸曰萬乘天子也蓋聞明者遠見

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向曰萌始禍故

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銑曰忽故

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銑曰懼者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一首

枚叔

濟曰乘為吳王濞郎中濞初怨望將謀逆乘奏書諫不聽遂之梁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

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

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齊曰三光日月星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

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

世

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

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

絕也

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

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

出不出閒不容髮

其政道不可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於上天變所以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

計變改也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敵無窮之

欲為謀逆之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敵無窮之

樂究萬乘之勢不立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
向曰極窮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
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
却背而走跡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景
滅而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
若勿為欲湯之滄諫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
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濟曰景影不絕之
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不絕
於彼謂逆謀也救之於此謂以逆求福也養生有基楚之善射者去
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太加百中焉可謂

善射矣然其既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

未知操弓持矢也銑曰言養生由基所得百中者百步內耳言已為謀慮

深遠與人相比則養生由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未解持弓矢操持也胎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泰山

之雷枝力穿石彈極之綆斷幹翰曰泰山之水

石也彈盡也綆索也幹并上木也水非石之

鑽索非木之鏘漸靡使之然也濟曰靡夫銖

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

銑曰銖權分寸參之重也言自銖銖稱之寸

石稱丈量徑而寡矣良曰徑疾寡少也若石

夫又少矣言事大略斷之夫十圍之木始生

則定以小智成之則敗也夫十圍之木始生

而葉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銑曰三尺曰

也、夔、小也、搔、撥、擢、搖也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言制

事在於未發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

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

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翰曰為事不已必見其効此所以諫王又願

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一首濟曰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削諸

王地、吳王與諸國既舉兵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復

上書說王使罷兵也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去北備榆中之關南距

羌笮昨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子容反良曰言

又能東向以當六國矣六國韓魏燕趙六國

齊楚關東連兵曰從距至也羌笮夷名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銑曰

君無忌嘗率五國兵逐秦至函谷關其後六復使荆刺秦王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

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利不同而

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

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秦地為三而

漢全有之故云全秦而盡有六國之眾又脩

思義以撫戎狄而羗夷來朝比之於秦其地

百倍過之人今夫諛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

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為吳禍此

臣所以為大王志也夫舉吳兵以警於漢譬

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

必無事矣輸日警量也蚋蚊也蠅蚋固不能

犯漢有類於斯無事言必敗

無成事也腐朽也齒猶觸也

天下聞吳率失

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濟日失職謂削地

也責求先帝約謂

封本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良日三公謂

是太王之威加於

其事也前過謂削地也

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

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銑

隱匿謂僻在東海也居

過中國謂勝於京師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

七諸侯方輸去錯出運衍數千里不絕於郊

其环怪不如山東之府也向日方輸謂貢萬物

也山東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

具府名也

如海陵之倉濟日海陵縣

脩治上林雜以離

宮積聚玩好園奇

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良

上林天子苑名

遊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長洲吳苑名

遊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長洲吳苑名

遊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長洲吳苑名

遊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長洲吳苑名

遊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長洲吳苑名

銑曰曲臺漢宮臺名臨上路言臺下臨苑深

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向曰壁壘

重也關城所以為固也此臣之所為大王

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朝曰十中

禍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

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濟曰羽

襲水戰者也掩其不備魯東海絕吳之饑失

道良曰魯東海二都也使梁主飾車騎習戰

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

反都亦不得已銑曰梁王武夫三淮南之計

不負其約向曰三淮南謂淮南王安衡山王

約不從齊王殺身以滅其迹翰曰齊王將開

而後從樂布聞初與吳楚平乃自謀欲伐王懼

自殺漢書云齊王聞吳楚平乃自謀欲伐王懼

言誤也不知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因邯鄲此

不可掩亦已明矣濟曰四國謂三淮南及齊

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良曰吳地方

兵方十里言王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銑

張羽韓安國將北地兵在吳軍之左右兵不得下

壁軍不得太息向曰言吳兵臣竊哀之願大

王熟察焉

詢建平王上書一首

江文通

向曰宋建平王景素好事淹隨至南
苑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連繫州獄
淹既上書景素覽書
即日出之請謁也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輸曰賤臣都

王左右諧之被繫於獄仰天而哭
盛夏天為之降霜叩心言服也庶女告天

振風襲於齊堂濟曰齊庶女少寡無子養姑
誣告庶女庶女以冤告天天
為雷電齊景公臺也襲及也下官每讀其書

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

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

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良曰伏死不顧竟之
深也此謂由此也

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

知之伏願大王輒停左右少加憐察銚曰停
其靜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

向曰言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
目微賤天下日者認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

殿翰曰日者猶頃者認得謙詞也升降出何
於承明闕金華殿謂嘗官於朝廷也何

嘗不局影疑嚴側身扃禁者也濟曰局影側
疑堅嚴敬也扃
禁宮闕之間也竊慕太王之義復為門下之

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良曰
孟常

君入秦昭王囚之將以殺焉孟嘗使於昭
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孤白裘此時孟
嘗君有一裘以獻於昭王臣能得孤白裘盜
以入秦官藏中取所獻裘孟嘗得之即馳至
姬幸姬為言昭王孟嘗得之即馳至谷關幸
關法雞鳴方出客孟嘗恐追至客居下坐者
能為雞鳴遂得出有頃而追至關下已不及
矣抱朴子軍術曰五大將軍當明察九官視
在何官常就三居五五為死三為生館知三
五橫行天下淹吉於王門備大王惠以恩光
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
士之分矣銑曰荆卿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
觀朝拾吾投龍太子令人奉盤金而
痛耳佩猶荷也荆卿即刺也豫讓為智伯將
刺趙襄子而不成襄子責之曰子事范中行
而智伯滅之而不為報雖臣事智伯而

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也讓曰范中行以我
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
以國士報之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衛
分義也於廟疆盟之太子聞之懼而下石乞
手迫孔淫於廟疆盟之太子聞之懼而下石乞
孟豎敵子路以戈擊之晉侯將殺里克語之
子曰死冠敵子不免結纓而為子侯將殺里
克語之曰子絨不君與一大夫為子侯將殺
對曰若絨不君與一大夫為子侯將殺里
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與欲加之罪其無辭
身如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與欲加之罪其無辭
以報所天翰曰比干不避殺身而忠諫於紂
放於踵所以利天謂建平王不圖小人固陋
謗缺也日小人固陋淹自迹陸昭憲身限幽
圍履影吊心酸鼻痛骨法也限隔幽圍謂獄

也下官聞爵名為辱爵形次之是以每一念

來忽若有遺也銑曰腐損遺失加以涉旬月迫

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

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直心泣盡而繼乏

以孟者也向曰涉歷也伍對也少卿李陵字

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

肆之閒卧於巖石之下輸曰蜀有君平卜筮

有鄭子真耕於巖石下名震京師次則結

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謂相薦達也

于之頸良曰終軍自請長纓必羈南越王而

制其命而俱啓丹冊並圖青史銑曰漢論功

以丹書之信也啓開也冊寧當爭分寸之末

競錐刀之利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能銷磨金石之堅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

則伯魚彼名於不義輸曰直不疑為郎其同

金即已去而同舍郎妾意不疑不疑謝有之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補淮陽國醫長從王入

朝得會見帝戲倫曰聞卿為吏芻婦公不過

公不過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

自免昔上將之恥終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

下室良曰絳侯周勃持兵北軍故曰上將後

史司馬遷為白李陵而下之蓋室至如下官

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

之賢行歌而忘歸趙曰魯仲連為趙却秦軍

而行歌也也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尉杜門於

西秦亦良可知也向曰嚴光字子陵餘姚人

位光隱身不見餘姚趙人閉關謂不出也張

仲蔚扶風人亦隱身不仕杜門與閉關義同

皆恐患難故去於代言若使下官事非其

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

燕趙悲歌之士乎齊魯燕趙義俠所出也悲

趙大夫悲歌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聖曆

謂天子也曆曆青雲浮洛榮光塞河銑曰青

皆瑞也西洎臨泚吐狄道北距飛狐陽原

皆邊名洎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翰曰言

瑞也謂昭景星之明飲醴泉之味昭明也而

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抱痛含憤恨之深

一物之微有足悲者足可以悲而况物失其所

仰惟大王少岳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

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銑曰齊景公曰於

稱無罪以問晏子晏子曰先君靈公曰五大夫

夫驚獸皆殺之斷其頭而厚葬故云不愧

沈首也交州刺史周敞行部至鵠奔亭夜有

婦人來告寃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

亭長所殺埋井中敞掘之果然言寃得明假

使灰粉亦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不恨也

奉荅勅示七夕詩啓一首 任彦升

向曰梁武詔昉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諫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

可即制付使者

臣昉啓奉勅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

諸俯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翰曰緒事

不一言多也風什謂篇章也罕少也

言遠代以來少有如帝善文如此也

四世魏稱三祖魏曰謂武帝雖當漢之四世

高貴鄉公詔云昔在三祖故昉引之言

想南風克諧調靈風之詩克能諧和也四節

不相違謂之調露之主不足以繼想耳性與天

音律若此讚魏之

道事絕稱言銑曰道不可得而辨也

親逢早暮聖知其解者若旦暮遇之也自言

多幸而親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晚屬

逢聖人也

天飛比嚴徐而待詔翰曰易云潛龍勿用謂

奉也。法言云：以孔子之門論賈誼升堂相如。

入室。助自言。彼時已有升堂之聲也。又

易曰：飛龍在天，謂帝建梁而登極也。漢嚴安

徐樂上疏言世務助自云：此時同此二人而

詔待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肯取求不疵表

矣。辯才之戲。文濟曰：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楚

於辯才之戲。文濟曰：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楚

余求不汝疵。我訥言戲云：辯才也。帝謹輒牽率庸陋式訓

知我求不汝疵。我訥言戲云：辯才也。帝謹輒牽率庸陋式訓

天獎。良曰：庸陋謙詞也。式拙速雖效。出鄙已

章。銑曰：謂答詩便成而附使上也。拙速雖效。出鄙已

鄙。皆謙詞也。效呈也。出輕鄙小彰露也。臨

啓慙慙。女罔識所寘。音至。慙愧謹啓。

為下彬謝脩下忠貞莫啓一首。翰曰：下

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

變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

赴賊。二子。厥所見之。隨從俱為賊所

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公。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脩理臣亡

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

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

齊曰：緒亂也。昧不明也。忠謂名教同悲。隱淪

壺死。王事謂厥。肝死。父難也。名教同悲。隱淪

惆悵。良曰：名教謂當時士大夫為之悲傷也。

子為孝子。忠孝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寒。買。易

之道。萃于一門。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寒。買。易

裔嗣。淪沈也。言年代遷。遂使碑表蕪滅。丘樹

易後嗣。孤弱而沈塞也。遂使碑表蕪滅。丘樹

荒駭。孤兔成穴。童牧哀歌。若此也。表石表也。

荒駭。孤兔成穴。童牧哀歌。若此也。表石表也。

蕪沒也立墳也孤兔穴其中感慨自哀日月

童兒牧豎登其上而歌也急速也因此而增數也陛下弘宣教義

非求效於方今齊曰弘大宣示教義故脩理

效於今也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言壺曰

德不滅而梁代也烈業泥但加等之

澤近闕於晉典良曰渥厚也諸侯薨於朝會

言壺為晉死王事而不獲蘇之刑遠流於皇

世死此刑又絕今天子脩壺之墓是遠流此

臣亦何人敢謝斯幸幸言非身所敢謝也

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蕭太傅固辭奪禮一首翰曰助為尚書

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

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

助啓齊曰助家集諱其名但近啓歸詠庶諒

窮款奉被還肯未垂哀察良曰諒信也款心

辭悼心失圖泣血待日銑曰言憂感深悼也

於品庶示均鎔造于祿祔榮更為自按麴教

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向曰鎔

所鎔鑄者也言我於衆類之中微細示同造

禮教不堪關於助往從未官祿不代耕言祿

視聽皆謙也

薄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良言曰

飲食晨昏定省由飢膝下之歡已回過隙日銑

言父母生之膝下以養父母也幾何

可憑三年內能幾何時也且奠醇不親文

在安寄晨暮寂寥苦若無主祀也言不親祭

無祀則祭神如神在何所寄也晨暮既

無別理窮咄豈及多喻理也第咽哀泣也

喻多比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良曰格至

地也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銑曰言降臨

雨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明王曰如此則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錫類所及匪徒教義日翰

心為心也爰於也錫類所及匪徒教義日翰

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言以不任崩迫之

情謹以啓事陳聞切急也追謹啓

秦趙曹景宗一首刺史曹景宗為鄧州

荆鄂二州發兵往救景宗及荆州即日

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及荆州即日

退還三關敵人有司奏景宗罪斬去州

帝一闕無所問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經

步無却顧望避敵追撓教有刑銑曰司馬法

至乃趙毋深識之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

輕向曰括趙王使趙括為將以拒秦軍括毋上

已決矣毋曰括有不稱妾無坐乎王許諾括

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已輕言輕於常法

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自古昔明罰在

斯臣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黷險

侵軼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翰曰獯

名也謂後魏五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濟

淮徐河兗皆屬梁地也捷軍東關無一戰之

勞涂途中罕千金之費良曰言破敵之易東

無也凡起十萬之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日

司部司州也懸故使狡虜憑陵渣移年月日

憑陵依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

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

醜虜翰曰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戰

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

陷能得其餘衆求恭屍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

守比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良曰漢武帝遣

卒五千人居延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

後漢耿恭為戊巳校尉恭以疎勒城旁有澗

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

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

提

三

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令漢德神明豈有窮哉
乃整衣服向井拜為吏士得有飛泉奔出
衆皆稱萬歲乃令揚泉亦虜虜以為感若使郢
神明引占言蔡道恭過於李耿之威感若使郢
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關日
單于後豈直受降可築沙安啓土而已哉日
魏武帝使因折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沙安
漢武帝使因折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沙安
惟於單于以匈奴太子降是謂開夷狄之土
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不時言邁
翰即行受命故使蟻聚水草有依良日
不縱魏兵使如蟻蟻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
之結聚而依水草也遂冷孤城窮守力屈凶
敵不進鬼實助也盤桓遂冷孤城窮守力屈凶
威謂司州也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

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辱取劔疆場侵駭

是之由不有嚴刑謀賞安寘濟日駭驚

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

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

閒遘茲多幸銑日言拔自行陣之間也遘指

踰非擬獲獸何動殺獸者徇也而發蹤指

人獲獸言景宗指蹤非疑蕭賞綫通侯榮高列

將重也日茂負檐丁裁弛氏鐘鼎遠列擔賤日負

也裁食貴事也弛廢也擊和戎莫效二八已陳

鍾鼎食貴事也弛廢也擊和戎莫效二八已陳

良日魏終無此功效而亦當此賜也樂自頂

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足鏡也踵

化喻君也言景宗之身負君之恩也為助道

恭云遊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向日

也退敵生曹死繁優當是惟此人斯有靦面

目宋也靦強也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濟

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詔書到

以興為覽所殺長史得徽魏武置法案以從事

良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

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違令者敗故能出必

以律錙銖無爽錙銖曰輕重也爽差也伏惟聖

武英旌略不世出出向言非世人所謀也

出征者必察廟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周謂景

宋也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

患諸夏良曰逆胡後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

銑曰聖朝謂梁也乃顧謂眷顧天下也

司紙累辱非所向曰愆傷也司早朝永歎載

懷矜惻致茲膚喪何所逃罪麟惻惜也宜

正刑書肅明典憲良曰肅敬臣謹以劾胡代

罪發其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宮下太常削爵

將帥卦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

違續奏銑曰條官也偏裨皆小將也結沾也

臣謹奉白簡以聞向曰簡略狀也臣眇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眇稽首以聞翰曰稽首首至乎謂

拜表

秦彈劉整一首

御史中丞臣任眇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

冠不入汜凡毓育寧孤家無常子良曰後漢

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晉紀毓敦義

睦九族充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義

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為稱去首曰

有志也臣眇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

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

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欲

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百並已入衆又以

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又奪寅息遂婢

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

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

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

罵突進屋中屏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月九

日夜婢采音偷車攔夾杖龍牽范問失之意

整便打息遂整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至范
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
如訴狀輒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
稱整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
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
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
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百先是衆奴
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百貼錢七千
共與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
私錢七千贖當百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

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
寅未分財贖當百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百
推綠草與遂整規當百行還擬欲自取當百
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
綠草貸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
不分遂寅妻范云當百是亡夫私贖應屬息
遂當百天監二十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
取云應充衆准崔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
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兄弟二息師利去
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野停住十一日整就

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
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
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失車攔子
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
聲仍打遠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
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
子楚王法忠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左右整
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
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攔夾杖龍牽實
非采音所偷進責實妻范奴荀奴列稱娘去

二月九日夜失車攔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
音所偷荀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
音在津陽門賣車攔龍牽荀奴登欲捉取遂
語荀奴已爾不須復取荀奴隱僻少時伺視
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荀奴仍隨後歸宅不見
度錢並如采音荀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
重覈當百教子列稱彼奪今在整處使悉與
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
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
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繼應

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既稱

警即王巨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問閭

關也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統袴威謂是齊朝

謂外戚驕奢之服也惡積釁稔親舊側目

則曰言惡之甚也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

良曰禮嫂叔不通問故云終夕不寐而謀加

矢杖銑曰或問第五倫曰公而有私乎對曰吾

病雖不省視竟夕不寐豈謂無私乎舜之事

父瞽叟十杖則受大杖則走言整私其子則

姪則妾加其薛也分財取其老弱向曰後

好學篤行弟子求異居不能止乃中分財奴

廬取其荒積者曰吾少時所服習所安也高

鳳自穢爭訟寡嫂名著間太守連召請恐不

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未見孟嘗之深

心唯傲文通之偽迹向曰孟嘗薛包昔人睦

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常主則泥

能折契鐘庾而檐占帷交質散二反翰曰漢

折券弃債六斛四斗為鐘十斗為庾言婁

雖負鐘庾之多亦宜折券不論而擊為六斗

選二十一 三十六

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衣冠曰紳冕臣等
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付廷尉
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
以付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欄龍牽請付
獄測實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
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稽首以聞

秦彈王源二首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日求平
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

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齊霍

不婚垂稱往烈良曰左傳云齊侯欲以文姜

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儒不

疑為京兆尹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畏其盛

大而辭不肯也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苦合之

義升降隆誠非一揆姓銑曰二族夫妻二

合也或下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向曰

倫理使秦晉有四涇渭無舛昌亮反翰曰

秦晉匹也何以早我涇自宋氏失御禮教彫

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亞淪雜罔計斯

庶齊曰淪混也罔無販鬻祖曾以為賈舌

道而良日取財利有祖曾之高門家子女明目腆典顏

曾無愧恨目腆厚也張若夫盛德之胤世業

可懷後嗣子孫宜常安之不可改也藥卻

之家前微未遠此當時公卿之族微美也

既壯而室竊貨莫非卑隸室室妻也卑隸賤

雜偶以相竊其貲也結縭以行筭帚誘

咸失其所婦人適於人而執箕帚也今則非

以失所偶是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自

宸歷御寓弘革典憲御寓謂梁御天子歷數也

大革改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向曰殄

下所以負哀紀於興言思清淑俗者也翰曰哀

天子所居後有屏風故言臣實懦亂品課掌

天憲濟曰懦弱也御史主天子雖埋輪之志

無屈權右而孤鼠微物亦靈大猷良曰後漢

為御史順帝遣八使行風俗網理其車輪於

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焉問狐狸遂奏大將

軍梁冀權勢也右用事也賈誼曰城狐不掘

社鼠不燠蠹敗也猷道也言已雖有張綱不掘

同孤鼠族有承藉一失網紀亦敗王道事

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東海

人陽源雖人品庸陋曹實參華向曰曹代也

祖雅位登八命翰曰雅為右僕射周禮八命

祖少卿內侍帷幄濟曰少卿為侍中常侍父

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事也儲闈東宮也

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府也諸府諸禁

也源預而託姻好唯利是求在占辱流掌莫斯

為甚源人身在遠在向南郡承遠謂輒攝媒人劉

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

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曹家計温足見託為

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薄閱代

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閭

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婚璋走下錢五

萬以為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

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

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

無聞東晉云殞身西朝謂晉初都洛陽也

嗣子孫也殄死也滿奮字武其為虛託不言

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

此濟曰駭驚也潘岳揚仲武謀曰潘楊且買

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良從

婦者也儀禮云女嫁母施衿結帨帶也第

以之糾慝

湯得繩違允

茲簡裁

銑曰冀惡也言

次用之為事慝亦惡也允信源即罪主臣謹

案南郡丞王源亦籍世資得參纓冕向曰世

謂入仕也參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

之抱布云謂之出與抱布質絲匪來質絲來

即我謀言源以行媒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

薰不猶雜聞之前典濟曰季文子曰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晉晉也往

不即文字也格至也家語云顏回曰聞薰蕕

也豈有六知之胃納女於管庫之人禮有六

禮言源祖父之貴也宋子河魴同穴於樂臺

之鬼銑曰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要

也言源如此等家之子孫而使其高門降衡

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為甚向曰衛橫木

家也言以已高門自降與凡庶連此風弗

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彼比屋翰曰翦除源

明之代此屋可封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

已汚之族永愧於昔夜方媾之黨革心於求

日齊曰伍等也已汚謂王氏也臣等參議請

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

事如故如昔無官之時也源官品應黃紙

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答臨淄侯牋一首

楊德祖

魏曰勸略曰揚脩字德祖謙恭才博舉孝廉除郎中丞相府主簿是時軍國多事掇知外內事皆辦意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交好是時麻葛侯才捷愛幸數與脩書脩答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

使係仰之情深耶豈不由也隆重也言換辱

嘉命蔚矣其文翰曰蔚盛也嘉命誦讀反覆

維調雅頌不復過此濟曰諷猶詠也詩有若

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異域徐劉之顯青

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良曰神宣王聚

故云漢表陳琳屬於表此故云異域徐幹

於高竇故云青劉楨游於許京故云顯於豫

應璩時居於汝穎太祖書室於脩者聽采風聲

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銑曰

馳逐也遑暇也植書云足伏惟君侯少長貴

盛體叢旦之資有聖善之教向日體同也發

名資用也聖善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

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

章翰曰宣布昭明懿美也今乃舍王超陳度

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

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

乎濟日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

作若感誦在心借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

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備之仰望殆如此

矣良曰執事謂植也尊敬之故不指斥而說

日仲尼日月無得而踰也是以對鵲焉而辭作

焉賦彌日而不戲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

也鏡曰植曾作鵲鳥賦命脩作脩辭不為也

見西施之美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

自惜其惡

使刊定耶是使脩刊定也脩以無能頓受

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

字直千金弟子掛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

固所以殊絕凡庸也翰曰孔子在位聽文辭

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則削則削子夏之徒不遂

贊一辭秦相呂不韋聚智略之士作呂氏春

秋漢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之士以著篇章書

成皆布之都市懸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

有變易者此皆聖賢用卓錫高大之鬼今之賦

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濟日植

往僕少賦頌乃與古詩相通類雖更經也脩言

定與詩之風備家子雲老不曉事疆上著一

書悔其少作良曰植書云揚雄猶云壯夫不

日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是悔

其少作也子雲雄字也與脩同姓故云脩家

著一書即若此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譽耶

法言也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

詩言如雄言則此二人皆有過也君侯忘聖

銑曰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休鳴鳴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

向曰鄙宗過言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義流千

謂壯夫不為也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翰曰魏顆追秦

于景鐘景公鐘也書名竹帛謂史書也雅量

謂植之度量素常也植書云吾雖薄德位為

番侯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人建求世之

業流金石之功豈以翰墨為勲績詞賦為君

子哉故脩以輒受所惠竊備矇眛叟誦詠

此言答也而已濟曰人所惠謂賜文章也言已備誦敢望

惠施以忝狂氏良曰植書云其言不慙情望

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引之季

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緒璅璅何足以云銑曰植書云劉季緒好詆

璅小器也反谷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繁休伯

與魏文帝牋一首

向曰文章志云繁欽字休伯穎川人

少以辨知為丞相主簿文章集序云

與余其文甚麗繁步何反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

奉騰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伎時都尉

薛訪車子年始十四翰曰鼓吹音樂也伎能也都尉官名薛訪車子

名能喉轉引聲與笳同音齊曰笳白上呈見

果如其言良日上主上也禪即日故共觀試乃

知天壤之既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濟曰壤地也

潛氣內轉哀聲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

悲舊笳曲美常均絕也抗高越過也幽散及

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

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向曰黃門樂官名溫胡姓名也迭更

會也變曲自初呈試中閒二旬胡欲傲其所不

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翰曰微

竭盡匱乏也言竟不能勝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

優游變化餘弄未盡良曰化變弄曲也暨其清激悲

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

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濟曰北狄征胡馬思皆古歌曲皆能

悽傷也頑鈍豔美者皆感之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

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

泣泣陰涕悲懷慷慨銑曰社衣衽泣流兒自

左驥都史妲紉審姐向名倡皆樂人名倡樂

也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

翰曰詭竊惟聖體兼愛好奇多所愛也是以
囚箴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舍餘懷異事遠
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
蓋亦無量光鈇曰御進也事謂西征也詔竟也
欽死罪死罪

荅東阿王箴一首

陳孔璋

向曰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
避亂冀州表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
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
記室東阿王曹植也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
然翰曰辱命謂得植也君侯體高俗之材秉青

萍干將之器濟曰王即諸侯也故云君侯高

也劍名拂鐘無聲應機立斷良曰西門過謂船

兩錢之錐今子持機乘舟子所綴履曾不如

我東說諸侯子蒙然無異於未視之狗也

截也皆謂植之此矣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

庶幾也植之文堅而且高鑽仰者終不可近

而致音義既遠清辭妙句奈絕煥炳絕煥炳

言明文詞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呀不

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翰曰飛兔流星神

為龍驥良馬名可得也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

節然後東野巴人出鄙益著濟曰白雪綠水

植文也東野巴人楚之下曲琳自比戴懼戴

笑欲罷不能謹韞積玩耽以為吟頌則也歡

言美之也韞積玩耽以為吟頌則也歡

答魏太子牋一首 吳季重

銑曰魏志云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答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

息哀之降形於文墨向曰手命謂太子與質

慮存者也形見也日月冉冉歲不與我翰曰

我言不留也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

之遊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

謂可終始相報並聘材力效節明主良曰謂

所時也厠列也衆賢謂陳徐何意數牛之閒

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

學所著試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銑曰

徐幹劉植應璩也來命謂來書凡此數子於

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

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

向曰雍容善和兒虞度也羽檄謂寇至也輻

至言衆如車輻之湊於轂也羽檄徵兵之書

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舉之

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翰曰孝武漢帝也阮瑀陳琳也

也儔類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

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濟曰嚴助虞立壽王

甚見任用後淮南王反至於司馬長卿稱疾

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良曰言徐

如頗復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

可畏也銑曰謂後俊者也伏惟所天優游樂

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

擣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

百之此衆議可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日向

所天謂君屬太子也言以文章典籍籍為場圍

而優游休息於其間也抗高也擣亦發也藻

文也鸞龍有五色彩文章也奮振也更始始封

漢光武為蕭王光武曰吾三十時在軍中太

子書云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故質以

此答之百謂勝百倍也同聲言俱謂然也

然年歲若隆今質四十二矣白髮生鬢呀慮

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

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翰曰隆失

也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

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濟曰易云雲

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已與時邁齒截徒猶欲

太子幸得同此際會也

四十一

觸骨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良曰邁往齒年

首割裂謂冒鋒刃甘死而效其用以報德焉不勝樓樓音婁銳銳音故故音兒

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向曰質遷為元城令之官

太子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

華燈翰曰謂辭太子時雖虞卿適趙平原入

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濟曰虞卿

主一見賜黃金百溢秦昭王遣平原書曰寡人聞君十日之歡願為布衣之交君幸遇寡人願

也與君十日之歡願為布衣之交君幸遇寡人願也浮沈也薦酒器也言此不能過也受太子

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

識所言良曰沈頓酒困也不記即以五日到

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銑曰謂前然觀地形

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也向曰岡山脊此

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名韓高擊韓信餘

寇東垣還趙趙相貫高等陰謀欲殺高祖

迫於人也去不重以抵水漸漬疆宇喟然

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濟曰漸

疆界宇居也漢使韓信擊趙信使窺之知趙

相成安君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乃引兵來

而至井陘口選輕騎二千赤幟從間道軍山

大將復疾出井陘口大戰良久信棄旗鼓走
水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望之大驚
乃亂敗遂斬成安低水上信後為淮陰侯
然言而敗信也不用左車南望邯鄲想廉
之風也故廉頗相如趙國之賢將東接鉅
廉想李齊之派良代時吾尚帝馬唐日吾居
每食飯未嘗不賢之鉅鹿縣名也吾都人士女
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也左車之計向日
謂貞廉也左車而質闇弱無以莅之謙也蒞臨
也若乃邁德種息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
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邁濟日



也樂至於秦導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
吏邑無豪俠之然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
慄慄有庶幾之心福於人者慄慄敬兒庶幾
也慕近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
主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
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銑日漢眾
夫得侍從從容上問所欲對日願為會稽太
守數年賜詔日君厭承明之慮出為郡吏久
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
留拜侍中也故云皆克復舊任軌邇也今不
然者質自言未得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威
重入侍與彼異也張敞在為膠東相與未
憤積思入京城邑書日漢張敞遠守劇郡馭於

絕墨曾臆固結無奇矣陳咸為南陽太守數
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
不恨矣故云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
憤積是也
實薄郡守之榮願左右之勤也翰曰彼謂張
也輕居郡守願在古今一揆先後不買莫焉
知來者之不如濟曰揆致買易也焉知來
者不如今謂已情亦與張
相類也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良曰觀質死罪
死罪

為鄭沖勸晉王戡一首

阮嗣宗

良曰鄭沖為太傅魏帝封晉公太原
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蒲禮九錫太
祖讓不受公卿將相
皆請府勸進籍為辭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魏曰嘉命竊聞明

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主作制

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向日自昔伊

尹有莘氏之媵由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

之誦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

阜奄有龜蒙呂尚磻磻之漁者一朝指麾乃

封營丘翰曰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既成王業

天下既安而封周公之子伯禽為魯侯治曲

身有龜蒙龜蒙魯之山名光大宅居也呂尚

釣於磻磻故云漁者文王用以為師武王伐

殷用其討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誓而滅殷
封於齊都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

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况自先相

國以來世有明德濟曰先相謂宣帝為魏翼

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良曰

也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

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銑曰美維龐

地名震驚也東馳內向皆來朝服東誅叛逆

全軍獨尅禽闔閭之特斬輕銳之卒以萬萬

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向曰叛逆謂諸葛

四面並攻誕閉城自守遣小子觀至吳請救

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唐咨等皆降吳兵萬

眾器杖軍實山積兵法全軍為上尅勝也

界備服也萬萬計言多也加陵也南海吳宇內

康寧苛慝不作詩曰寧安作起也是以殊俗

畏威東夷獻舞濟曰殊俗遠方東夷東故聖

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制開國光宅顯茲太

原良曰謂封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

天人銑曰旨意也聖意謂魏帝之意也元功

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尚曰元

嘉祚如彼謂破姜維之類國土內外協同

靡言靡違翰曰協合靡無言失也內由斯征

伐則可朕濟江掃除吳會銑曰由從斯此也

則可朕濟江掃除吳會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謂也吳也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向曰岷山江所在

也祭此山焉迴戈弭節以麾天下磨曰弭按也

也一也遠無不服通無不肅濟曰肅敬令大魏之

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良曰唐虞

文肅桓公晉文公皆輔翼周室而公超越之然後臨滄洲而謝支

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濟曰言公宜

功如此然後退身豈不盛也齊於上於子州支伯曰余有幽憂之疾未暇天下

也夫子許由遂之箕山揖謝皆讓也於至公至

平誰與為隣何必勤勤小讓也向曰隣比也

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翰曰不通

拜中軍記室蕭王隨王晟一首謝玄暉

故史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彼尚書召

眺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汗上黃

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鴛塞之乘希沃若而中

痠良曰潢汗雨水也寒也若良馬行貌

行必見竭痠宗于海此馬欲希良馬之

何則羣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西東或以鳴

道鳥合反銑曰羣壤搖落謂秋也岐路東西

道也行恐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向曰言服習

以之掩塞使我歸也邀名隆雨翩似秋帶音帝翰

離於雲我帶去於樹前眺實庸流行能無算

已別望也逸遠網落也眺實庸流行能無算

也言不盡疾言遇山川之約藏也褒來一介

抽揚小善故捨未對場園奉筆兔園銑曰捨

也場圃田園也奉筆兔園請東亂三江西游

七澤荆州楚境也越東楚契闊戎旃從容讌語

謂從行也契闊勤苦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日

詩曰載脂載轄榮立府庭息加顏色沐髮

九谷歸余髮乎撫臆論報早逝肌骨銑曰言撫

報恩澤將往銘鏤肌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

蕩海向運將寤也滄溟海也莊子云鯤化為鵬

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自喻也蕩溟未運波

春旅翻先謝翰海名方春若鴈時也喻王左

右居也放翻先謝自喻去清切藩房寂寥舊

輕身及派素吊影獨留良曰辨王乘輕舟反

卷一百一十五

相左矣而形影相見矣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

永思德滋深雲鏡曰西王母為持天子謔曰白

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楚詞云過夏首

以在西符顧龍門而不見言已想望於王猶白

雲猶在天既與王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艫於春

渚也翰言已不可得往唯待王還京都朱郎

方開效蓬心於秋實邱朱其戶也蓬心非特

眺願自謙也獨挑李秋取少其實也蓬心非特

或存社席無改良也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耨

薪而失替哭甚哀言不忘於昔也楚昭王亡

其日吾悲與之俱出而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

不勝所哀社而君奔之臣雖復身填溝壑猶望

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銑曰橫不任

犬馬之誠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升

向曰齊宣德皇后令以祭高祖武帝

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助為司馬下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

辰肅應典冊翰曰令善辰時肅敬應德顯功

高光副四海故也副舍生之倫庇身有地良

類生有生之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銑曰

謂高祖與咳苦唾為息晒力成飾向日

於節謂光益小人懷惠顧知死亦自顧知以

命也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契結苦之言形乎

德也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契結苦之言形乎

吾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于竟陵王於西

從容曰我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高祖善射

也至是故引助符昔言也嘉宴乃謂於竟陵

王席也緒末也提契謂許以為記室謂於竟陵

也形是謔也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言良日

淪猶變也也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言良日

齊不能先覺高祖之必貴而仕湯沐具而非

相賀也此高祖殺東晉侯昉免死復明公道

相賀也此高祖殺東晉侯昉免死復明公道

冠二儀勳趨遂古向曰明公謂高祖也冠猶

遂古往將使伊周奉纒桓文扶較周曰伊尹

也殷周也桓文謂齊桓晉文翼戴周室神功無

紀作物何稱紀述造化萬物何神妙之功無能

也府朝初建俊賢翹首也建曰府謂司馬府維

此魚目唐突與墻喻扶元反璣美曰魚目似珠自

唐突猶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向曰涯分寔是

千載一逢再造難谷不誅已罪千載一逢聖人

再成於已其恩難雖則隕越且知非報言雖日

以成於已其恩難雖則隕越且知非報言雖日

致命非所能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

也致命非所能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

也致命非所能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

也致命非所能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

也致命非所能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

也致命非所能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

也致命非所能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

也致命非所能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

也致命非所能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

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良曰今上謂梁

初齊詔授高祖梁公加九錫高祖辭之於是左史王瑩等勸進高祖猶謙讓未許瑩等又

進也丹誠赤心也冒奉彼還命未蒙虛受

言高祖還讓帝命搢紳顯顯恭深所未達

不虛心而受之也高祖敬仰蓋聞受金於府

搢紳謂百官也顯顯敬仰蓋聞受金於府

人弘致有能賈之者取金於府子賁賈魯

人之弘致有能賈之者取金於府子賁賈魯

之矣自諸侯來辭不敢取其金孔子曰賜也失

也終身不反謂此者言高祖不可如斯也匹獨

是以前以為疑增王璜而

太公不以為讓東宮履乘石為假天子七年

而之疑者蓋為天下非為已也乘石天子所

登之石也太公即確溪之水釣其涯得王璜

遂封於齊而昌信之報在齊及佐周剋殷况

世哲繼軌先德在民有聖哲有遺德之家代

謂高祖父順為齊經綸草昧敷深微管

也言經理草創在冥昧之時比孔子之微也

加以未方之役荆河是依良曰高祖兄懿為

陽

護軍將軍崔惠景反破左興盛十萬於越城破
 山宮城拒守懿問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
 之惠景走丹徒荆河豫州也除侍中遷為尚書令
 朱方丹徒也荆河豫州也除侍中遷為尚書令
 實依高祖之功也班師振旅大造王室也師入還
 兄懿之高祖也班師振旅大造王室也師入還
 振旅造成功也班師振旅大造王室也師入還
 室言齊室也王雖累爾救宋重賦尼竹存楚日
 公重班為楚機將以攻宋也墨翟入楚申包
 舍重廟在見公輸使無攻宋也墨翟入楚申包
 王乃發兵破吳以存楚也累亦重於秦以今觀
 古曾何足云程翰日以不觀之墨而感甚盜鍾
 功疑不賞而曰言東昏侯欲自掩過也書曰人功疑不賞
 其耳諭也東昏侯欲自掩過也書曰人功疑不賞
 漢崩通曰重不賞之下高功矣皇天后土不勝

其酷是以王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

告龍逢之怨走宋宋謂微子開於宋也玉馬

喻賢人也以喻東昏侯之無道賢人歸於高祖矣

日族王禽龍逢與夏同姓故稱族王禽言祭

必見禽也謂東昏侯殺懿懿與齊同姓其怨各

有也明公據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

激義士之心權曰孫權兄策為許貢容所殺

而天不鼎沸何得伏哀戚乃秩權上馬陳兵

不御酒肉三軍義士為之激厲言高祖於故

能此二主三軍義士為之激厲言高祖於故

海若海神也齊桓公北伐見霸王之君與則

見盡而神也其山福社之神山戎孤竹東馬景從伐
罪吊民一匡靖亂良日齊桓公曰寡人北伐
昔伯發其山景從天下如日景從人湯伐
也言高祖征伐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之推日介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
申魯人之非其世將殺于河雀嘉聞而止之日
聖人欲之與天功非今爲儒足故不教人可乎儒
高祖實同天功非今爲儒足故不教人可乎儒
足以救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高祖起
於名教之取樂道風素論坐鎮雅俗謂正日風俗
不習孫吳講茲神武兵法也建吳子皆驅盡
誅之氓濟必封之俗誅堯舜紂之人比屋可封

言變此風龜王不毀誰之功歟向曰季氏將伐
俗若孔子曰虎兕出於匣龜王毀於犢中誰
見於今則不然誰之功歟言高祖之功也誰
兕為君子使伊周何地伊周言爲君子將使
也其等不遠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控貢款悉
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奏記詣蔣公一首

阮嗣宗

濟曰晉太尉蔣濟問籍有俊才而志
儼儼問王默然後碎之籍詣都亭奏
記初濟恐不至得記欣然遣吏卒迎
而籍已去濟大怒憲王默然懼與籍
書鄉親共喻乃
就後謝病歸

藉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合一之德據上台

之位良星三公位也伊尹作成有一德合威也三公言上

之也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有

以為掾以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子夏處西

河之上而文侯擁彗自歲反銑曰子夏卜商

申恭敬之禮韋韋也鄒子居於黍谷之陰而

昭王陪乘向曰鄒子鄒衍也燕有谷寒不生

敬其德而陪乘也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

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布衣

得煩太禮何以言之良曰猥頓也方將耕於

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銑

力不彊向曰孟子有疾王使問之孟子曰昔

可彊不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課息以光

清舉謬恩迴以聘賢則庶光於所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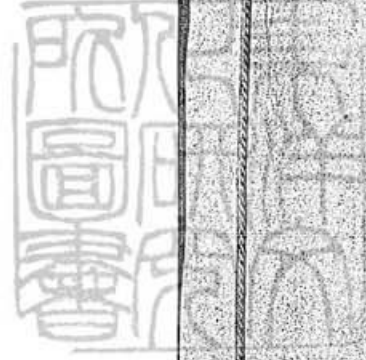
文選卷第二十

東洋圖書印

Blank lined page with faint markings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所
圖
書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